

淵穎吳先生文集

四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門人金華宋濂編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撫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三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弃其先祖之訓鍼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

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歛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廢幾乎先王仁

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
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
懦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
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
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
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穆宗姓
後已然猶而幸其有所扶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
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
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
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
咸以正固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

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
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
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汾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漠內外
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頻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
慈懦猶讓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
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
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乘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
藩鎮繁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
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蹶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
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歛
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

或過遠致慕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
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
得以扶持馮籍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
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
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群夷適足以
爲當今屈已和親敗軍郤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
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
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
欲行周禮遂絀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
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
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

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霧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是假爾秦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霧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霧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虔揭我以吉繇兮曰遠行之不疑昧循而弗立兮年匱蹇以失時祇自奮而復蹶兮豈玉霧之獨吾欺惟玉霧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為練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以教嬉逐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將霧繹其果繼

兮爰眠高亭卜師矧梁米及夫梯黃兮幸鑽校而無遺真
古今之至寶兮寔是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罔信兮匪巫咸
其孰能詰斯嗟童叟之我恪兮展素書以延齡歷壯志之
未及少試兮迄環堵之恒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
騰翥此嵒谷之險幽兮闕蓬蒿以畸旅况卑汚而蹇淺兮
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
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而畢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冥頑
之不吾告語缅天高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
暑雨兮或怨咨以爲聲當耘穡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資羸
每罟號而銜鬻兮競馳騁以交爭紛蕪南而越北兮特躋
躅而不行顧秦肥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攖窮心思其恣橫

兮營利欲之捨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趨萬
有之異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
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澈兮却蠹
祓乎厥靄兮厥靄之伊赤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之不
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精信乎不內而務外兮故卒與
俗而咸謚爲珉自玉靄之有言兮庸一洩於至默雖吹萬
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兮孰體色而墨
坼楚靄接詬而終不汝畀兮關朗豫占而任德茲一息之
尚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與於已兮庶藏脩之
是力柰自治之不勇兮敢固稼而欲檣母謂龜策之不能
以知事兮極神靄之不可測

竄宜林辭

予自一二年来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林盍竄之乎予每恠夫病之亟矣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擎膠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竄宜林辭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兮寄五夢之宴如等百年為一指兮謂八極其蘧廬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斥其不可雕朽何儆戒之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林之每為我崇兮竟淫鄙其逃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自陷於非夫惟枯瘠之若茲兮卒戰兢而自勵漂形骸之欽肅兮召魂

魄之迷濶竦志弔而汝擊兮充氣楯以爲衛抗搗梧之不
復暝兮麾狂藥而弗嚮拔妄華之根撥兮敘邪壘之譏誠
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纏綿而何瘳歟天地之一清兮赤
聖賢之吾對湛霧曷之寂然兮蘊妙贍之無外精思慮其
若一兮致事爲之弗閑信茲魔之釁遂以不返兮吾益見
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我痼兮柰平居之鮮懽固精神
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旦爲之見梏兮徒夜寢之能
胖曷畀我以窅嘆兮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
兮紛俗變之相干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凡兮懼純素之弗
完文儒或弛其名譽兮劍士竊喪其怒瞋尚喧逐攀攫之
盡去兮寧呻吟嘵鑿而增睿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縵縵而

道存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陽之交會兮
特感變之所起宜正壘之有占兮實授輝之相倚絇古莽
之幽曠兮復昇落之跳躩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非
是歟吹蕪乎死灰兮恍撓清於止鞶形接而謂夫皮膚兮
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
之倏爲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熾貧何患而或盈倉廩兮賤
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因動靜之可弭謂靜
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已誠道真之不至兮故徒
與世長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楙其誰尤肆操存
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壅蔽兮愈泮與
而優游要虛情之盡默兮俾蓄孽之日瘳惟真人之無夢

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
黃帝與孔丘眇晴聰而嗟歎兮發蠹簡以歌謳顧宜株之一竄
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乂樂是用作始教
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
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闡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託而
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赤頰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群物與倫俗無上下親孰
父子爾駤爾平孰綱孰紀洎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

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
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爾大
蚌蛤果蔬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菱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
尔芒櫟山碔川擗皮採實火無燼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
鷺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庶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勸惄我瘠捐揉木耒之剗穀

耜之天雨澮之時風籽之維糜維芑維稻維梁弗尔穢莠亦弗薺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焉熟馬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大雞巷中麻麥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臥則嗟咤食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柰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秦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蚊蠕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岷崐輪天霧被跡乾曜合元孰夾蜚龍孰度
七圍人禽並擾庶品蕃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
機矩迭乘帝子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惑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革鳴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維聖
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昇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自然
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釐欽茲念哉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
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
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
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

洪武集卷第一
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尚矣自皇雄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况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凜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籥前後相